

徐州文史资料



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

徐州文史资料

第二十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

文史委员会编

二〇〇一年十月

目 录

谭熙鸿与辛亥旅法元老派	谭伯鲁(1)
民国史上徐州籍三督军	李鸿氏(43)
柳亚子写给徐州几位友好的诗词	孙玉璞(68)
张爱萍将军与徐州	曹良质(78)
我与费孝通先生的一次交往	周嵩山(82)
陈子坚(兴霖)的传奇人生	田秉镆(86)
七月诗人庄涌	程荣华(114)
花鸟画大家王琴舫述略	郭景山(148)
孙竹屏事略	孙继亮(159)
徐州籍“世界知名学者”耿世民	曹良质(171)
清清浊浊李春城	董 尧(176)
李洪筹遗文、遗诗、遗墨考辨	田秉镆(182)
沛县“龙固事件”的历史教训	徐振东(193)
著名的华山伏击战	王建华(204)
徐州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始末	吴振华(207)

从第四临师到运河乡师	程荣华(220)
抗战胜利后的徐州图书馆	庄新农(228)
陈师道生平及诗文简介	耿继信(231)
寇国宝小记	耿继信(252)
阎尔梅海州行迹考	朱炳旭(254)
读李蟠《白燕》诗十首	胡君梅(258)
徐、吕二洪之堙	杨 杰(282)
徐州地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概述	蔡承贤(294)
徐州高粱秸编织旧事	邓贞兰(310)
徐州青帮记略	陈仲言(313)
云龙山“中天门”、“南天门”刻石来历	孙保轩(320)

谭熙鸿与辛亥旅法元老派

谭伯鲁

一、总论

(一)本文题释与撰文缘起

为了说明问题,在撰写本文前,先解说一下标题。谭熙鸿,字仲逵。早年史料多称谭仲逵,后半生报刊上多用谭熙鸿,两者均指一人。“辛亥”是指 1911 年辛亥革命。其实这些旅法学人的欧游时间最早可推到 20 世纪刚开始。旅法元老派是指哪些人呢?主要是指 1915 年在法国组织“世界社”的八位创始人,他们是吴敬恒(稚晖)、汪兆铭(精卫)、李煜瀛(石曾)、陈璧君、张人杰(静江)、褚民谊、谭熙鸿(仲逵)、蔡元培(子民)。

20 世纪过去了,一百年来,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国内不断的动乱,不要说众多史料散佚,即连当事人们的后人现在世界何处,都很难查找,他们生前留下很多事迹和轶闻,眼看也即将湮没了。文革后,就有人希望我能撰写一些回忆,以补这项空白。但饱经“文革”,劫后余生,恍如隔世,人人心有余悸,谁还愿再找麻烦?况且中国有避讳

古训,“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”,晚辈对尊长的功过是非,一直抱“沉默为金”、“三缄其口”、不宜多言的态度。同时也因所涉范围太广,头绪太多,关系错综复杂,远非笔者能力所及,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。今读张晓唯先生(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导师)所撰《谭熙鸿其人其事》一文,内容翔实可信,治学观点方法正确,可读性强,确是一篇好文章,虽尚有语焉不详之处,但有些关系网架已基本搭成,如能按图索骥,相信定能有所突破,发现更多史料。历史序幕既已被拉开,因亦激起笔者信心,愿藉张文框架,抛砖引玉,再做进一步补充研究。

(二)辛亥旅法元老派(以后简称“元老派”)特点

1. 他们都是老同盟会员、反清斗士、孙中山先生老友,在辛亥革命各条战线上,都立过汗马功劳。

2. 他们都喜用暗杀活动为革命手段。如:

①蔡元培、吴稚晖在爱国学社时曾组织暗杀团,试制炸药,支持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;支持吴越刺杀出洋五大臣等。

②李石曾领导的“京津同盟会”,由会员彭家珍刺杀清室宗党头子良弼;黄之萌、郑毓秀行刺袁世凯等。

③1913年5月张静江组织暗杀活动,在扬州刺杀袁世凯帮凶第二军军长徐宗山。

④汪精卫行刺摄政王。

3. 他们早年都相信无政府主义学说。他们见到中国政治腐败,对社会不满,但当时还没有更好的革命理论指导他们的行动。到西欧后,他们见到那里盛行无政府主

义思潮，遂奉为圭臬，主张合作、互助，反对一切权威。

4. 他们在西欧经常探讨祖国之命运，咸认为中国贫弱，基于民智未开，科技知识落后，最后还是以“教育救国”定调，“向西方学习”，掀起了“留法勤工俭学”的高潮。

5. 他们都是“进德会”会员，创导“八不主义”：小至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大到不做官、不当议员。早年都遵循孙中山“不做大官做大事”的教导。如吴稚晖推辞教育部长，汪精卫拒绝广东省都督，李石曾、张静江均没有在临时总统府供职。但在孙先生去世后，由于情况变化，他们除谭熙鸿一人外，全部都跃入中枢政坛，成为一代际会风云的显要人物，但那是后话。也正因谭当时未从政，以后就没有参加过有决策性的政治活动及派系斗争，因而他的后半生与元老派的交往，也只限于文化交流、经济建设和个人私交方面。本文是从谭氏所处的角度写起，从中可透视出元老派活动的一个侧面。

二、谭熙鸿与“四老”的交往

(一)“四老”最初之认识

所谓“四老”即指国民政府时代的“党国四大元老”——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吴稚晖、张静江。又称“四皓”，取汉初“商山四皓”之意。由于他们对整个 20 世纪前 50 年影响太大，宜先把他们各人背景分阶段简要交代。

李煜瀛，字石曾（1881—1973），河北高阳人，其父李鸿藻咸丰进士，曾任吏、兵、工、户、礼各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。因他是同治帝老师，深受慈禧太后信任，并

为当朝清流派领袖。但李石曾思想激进，深恶满清统治中国，其家属怕他在国内闹事，适有李父旧属孙宝琦（慕韩）（民国时代曾任国务总理）使法，遂请给李石曾以使馆随员名义，跟从赴法留学。

张人杰，字静江（1877—1950），浙江吴兴南浔镇首富。20岁时，其父为他捐得道员衔。1902年，孙宝琦使法，张以江苏候补道随往巴黎任商务随员。这样，李、张结伴于1902年离开中国，开始到法国打天下。

吴敬恒，号稚晖（1865—1953），江苏武进人，清举人，二十世纪初游学日本，曾为抗议日本当局对中国学生的迫害，愤而投水，得救。回国后在上海与蔡元培组织爱国学社，鼓吹革命；1903年《苏报》案发，流亡英国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回到中国。

蔡元培，字鹤卿，又字子民（1868—1940），1890年庚寅科进士，同年翰林院编修。1901年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员，继任爱国女中校长兼中国教育会长。1902年游日，成立爱国学社。1904年组织光复会，任会长。1907年去德国留学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。

据李石曾《石僧笔记》（1961年台湾版）回忆，他于1902年“赴法之前数日，在上海小住，见吴、蔡、张三先生，并与张先生同船赴法”。由此可知，他们最早分两批认识，李、张是一小组，蔡、吴是另一小组，这次只是他们首次在张园会面，并无深交（张园是当时上海革命党人经常聚会的一个公共场所）。

(二)辛亥前“四老”在欧洲之情况

李、张到法国后，除去使馆挂职外，李石曾先后在蒙达惹农校、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习农学及生物科学，他对拉马克进化学说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尤为倾心。1906年与张静江创办《新世纪》杂志，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。同年8月张静江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，由他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。李是生物学家，对豆类有研究，外国没有豆腐、豆浆……之类的豆制食品，因在巴黎开设一家豆腐公司，提倡素食，附有饮食部、寄宿舍和服务部，备受国际人士青睐，规模由小到大，业务兴隆。以后变成了留学生、华工、华侨聚会中心，同时也为海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中心。

李石曾因家庭关系，清室很多高层人士，均为李父门生故旧，李受孙先生委托，常以办货为名，回国策划和联络北方的革命工作。当时北方京津同盟会还没有成立，革命联络总机关设在李的师弟齐如山的商号“义兴局”内。李的恩师高阳名儒齐令后（楔亭）进士出身，有三子齐竺山、齐如山、齐寿山，均留学西欧，精通中西文化。但齐老爱国，立下家规不许齐家子弟做清朝官吏，不许当洋人的翻译，故齐氏后人多半经商致富。老大齐竺山在巴黎担任豆腐公司经理。老二齐如山亦三次游法（他是我国最著名的京剧理论大师，梅兰芳视他为老师，一直领导梅剧团的京剧改良工作），在国内担任义兴局商号经理。他们均在李石曾领导下，以商人面目帮助李氏搞革命工作，很有成绩。孙中山于1909年去法国，曾专程访问豆腐

公司,对李石曾及齐氏兄弟的革命奉献,表示赞赏和感谢。

张静江呢,时人称他“红顶商人”,经商有道,善于理财,他不久便在巴黎创办了通运公司,专营古玩、中国书画、茶叶、丝绸、瓷器……有中国特色的土特产等。他在英国设有门市部,在上海九江路还有办事处,办理外地业务。

他有时回国办货。一次,在赴欧的船上遇到了孙中山,两人倾谈甚欢。张提出可以资助革命费用,相约以 A、B、C、D、E 为暗号,顺序代表为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万银元。以后东京同盟会总部经费枯竭,广东和云南起义又急需筹款,孙先生致电法国通运公司,张均按代号准时如数地将款汇到。孙先生后忆及此事时说:“自同盟会成立后,始有向外筹资之举,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。”孙中山对这位以万贯家产资助革命的富翁,始终怀着敬佩之意,誉之为“革命圣人”,并亲书“丹心侠骨”四字相赠。

1906 年,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了同盟会。并与李石曾、吴稚晖等在巴黎刊行《新世纪》、《新世纪丛刊》及大型《世界画报》,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,所载文章均介绍世界各国革命情况,猛烈评击清廷腐败政治制度,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《民报》遥相呼应,直至武昌起义成功,他才返回祖国。

关于吴稚晖,由于《苏报》案于 1903 年流亡英国。《苏报》当时由章太炎、蔡元培、吴稚晖、邹容等主稿,支持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的爱国活动,发表反清言论,鼓吹革

命。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，邹容旋亦入狱。章、邹在会审公廨，坚决斗争，被判监禁，邹容病死在狱中，成为轰动中外的政治事件。

此前，吴氏曾两次去日本，均未曾与孙中山谋面，适1905年孙先生去英，亲自枉驾，下顾吴氏寓所，于是倾心订交，肝胆相照，成为革命忠实同志。1907年，吴在巴黎参加李石曾、张静江创办的《新世纪》工作，并长期撰稿，倡导革命。后来章太炎、陶成章与孙中山有私见，在同盟会中搞分裂活动，吴在该刊写公开信，辟谣解惑，将经过据实公诸于世，使各地华侨了解真相，恢复对孙先生固有信心，对团结会友，凝聚革命力量，起了很大作用。吴氏于孙先生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时返国，抵南京后住总统府，与总统同室而居者凡四日，畅谈国是，筹划建国大计。

蔡元培去欧洲最晚。他要去德国学哲学，因清政府留德科目内无此项经费，直拖到1907年孙宝琦使德，才得一名额，半工半读去德留学。同行者尚有齐寿山，为齐竺山、如山之三弟（亦为鲁迅好友），系自费留学，以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，寿山任其秘书。蔡元培在德国学习四年，他原是逊清翰林，由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大儒，现在又以西方学者求知的精神，把中外文化融为一体，跨越世俗急功近利的表象，深入到原则、原理中去探索问题，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位学贯中西、集古今大成的著名学者。

蔡元培等抵德后，因李石曾与孙宝琦是世交；与齐寿山是师兄弟；李父又是蔡元培殿试时的师座，关系重重，李石曾遂于当年由法去柏林拜访他们。据《石僧笔记》称

李“到柏林与蔡先生等相聚数日，也可谓蔡李订交较深之时。”

蔡元培在德时，亦受无政府主义影响。当时李石曾、张静江在巴黎筹设世界社，创刊物宣传革命，反对君主立宪，同时又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，与蔡之主张与想法吻合，蔡元培后来也加入为社友。在《蔡元培全集》1377页内有一段李石曾的回忆“在法刊《世界与新世纪》，吴、张两先生与余负责，孙（中山）、蔡二公作为精神之呼应”。武昌革命成功，蔡欣喜若狂，不久亦返回祖国。

（三）谭熙鸿与元老派最初交往

谭熙鸿（仲逵 1891—1956）、江苏长洲人（今吴县市），自幼生长上海。父谭梅卿，原上海汪裕泰茶庄职员，在仲逵四岁时去世。谭熙鸿依靠母庄桂英（广西藤县人）做工抚养长大。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，遂半工半读自学成才。14岁考入上海中国电报局任练习生。1907年初，因拍电报关系遇蔡元培，蔡见其为人诚挚，工作负责，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，乃介绍加入同盟会；不久蔡去德留学，谭亦因革命工作需要，调到天津中国电报局任译电员。当时京津同盟会尚未成立，北京革命工作由李石曾秘密领导（李在法国有很多事业，两头奔走）。谭负责信息联络工作，每有紧急任务，都能在极危险艰难的条件下，及时无误地传达到，深得李氏信任，及南方黄兴、陈英士的好评。

辛亥年（1911）武昌起义后，北方尚未独立，李派谭去上海串联，刚好上海爆发攻打南市江南制造局事件，谭也参加是役，把陈英士救出（陈单独去江南制造局与清方谈

判被困)。不久上海独立,决定在上海举行“南北和谈”。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代表清政府;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代表革命党人。南方首席参赞是汪精卫(当时南方实权是操在参赞团手中)。谭由李石曾与陈英士的推荐,参加了南方代表团的工作组,担任译电工作(见张竞生《南北议和见闻录》)。1912年元旦,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,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,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。当时是按美国体制不设内阁,一切内外事务均由总统府秘书处负责联络。该处设有八个组,规定秘书人选,主要以北方的“京津同盟会”及东京总部的“民报”成员为主要骨干,谭因入选,被聘为总统府秘书,掌管电讯组事务。据任鸿隽《记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》一文所述,当时电讯组是工作最忙的一个组。谭在上海还有任务,故常奔波于沪宁之间,除处理本职工作外,还经常把和会情况直接向总统汇报。这段时间,他和“四老”及汪精卫等接触很多,可说是“元老派”最早的大聚会。

(四)辛亥后元老派法国大聚会

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不久,孙先生为谋求国家统一,宣布自1912年4月1日起让位于袁世凯。在孙先生卸职前,曾一一召见总统府工作人员,问其今后去向。秘书处有一批年轻同志不愿北上依附袁氏,且感到早年参加革命,所学不多,乃请求总统派往国外留学,以便来日报效国家。孙中山也认为建国必先有才,遂批准一批年轻有为同志及部分勋人子弟,由总统府稽勋局派出留学,包括张竞生、谭熙鸿、任鸿隽、杨杏佛、宋子文、肖友梅、吴玉章

等约 80 人(见中华版《中华民国史》),因经费关系分三批派出。谭被列为第一批出国学员,原派美国,因李石曾要求,改派法国,于 1912 年 11 月乘西伯利亚火车经俄、波兰、德等国抵达巴黎。最初几个月都在紧张地速成法语,第二年(1913)3 月 20 日“宋案”发生(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),“二次革命”爆发,孙中山号召海外老同志回国抗袁,谭奉召由马赛乘船回国,旧时邮船很慢,航行 45 天,到上海后二次革命已经失败。乃与蔡元培一家(夫人黄仲玉、子无忌、柏龄、女威廉)及吴稚晖等人同乘日轮“北野丸”返回法国。在长途航海中,蔡先生继室黄夫人与次子无忌(原配王夫人生)在生活上有矛盾,无忌时受呵责,谭年轻气盛,常去干涉。事后谭对蔡先生说这孩子(那时无忌 16 岁,谭才 23 岁)以后交给他管好了。故在法国多年,谭对无忌之读书与生活一直给予照顾,他们所学亦均相同。后来无忌当了国家商检总局领导人,还常对人说:“仲老是我的保护人”。谭的为人正直,办事秉公,不随意逢迎权贵的性格,蔡公和同船的稚老看在眼里,以后他们对谭熙鸿都刮目相看。

由于反袁失败,元老派全部流亡西欧,先后聚会到法国。这个时期有这样一些特点:

1. 人数众多,在整个旅法史上没有这样集中过。
2. 时间长,一住好几年,在袁世凯在世时,一直以法国为活动中心。
3. 生活条件比过去好,此时他们都成了民国的开国元勋,只要他们不公开与袁世凯找麻烦,北京政府对他们

生活费用还是优厚的。

4. 李石曾与法国朝野关系一直友好,在旅法华人中有很高的信誉,他在法国有一定事业和经济基础,无形中成了留法派的领袖,有条件对各种活动提供方便。

5. 李个性务虚,不愿抛头露面,在法国凡有活动,总把厚德载重、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蔡元培放在首位,因此工作中合作愉快,在同仁中没有权利斗争,亦无生活后顾之忧,形成了这支海外兵团的鼎盛时期。

他们的主要活动有:

1. 谭熙鸿参加了他们的“进德会”。提倡“八不主义”,倡导精神文明,改良社会风气。这对于他以后反对权威,不参加政治派系活动有很大影响。另外,他还是“旅法俭学会”会员,主要是帮助留法学生和工人解决生活和学业上的一些问题。

2. 1914年初,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吴稚晖、汪精卫等在巴黎创办《学风》杂志,作为旅法学人喉舌,谭熙鸿亦参于其事,并在创刊号《学理删要》一栏撰写介绍法国学者达斯脱的原著《生与死》一文。蔡元培的一篇发刊词极为重要,可说是代表“学风社”同仁,对世界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西方文化的一篇宣言。遗憾的是,该刊已付梓,因欧战突起,只得中止。直到1916年8月,再由蔡元培主编《旅欧杂志》,那时“华法教育会”已建立,遂成为该会刊物。

3. 1914年底,因欧战关系,他们迁居法国西南部都鲁士,因学生生活困难,有一部分留学生建议回国,而蔡等

不同意,乃由蔡元培、李石曾、汪精卫、谭熙鸿等组织“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”予以接济,蔡还撰写了《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?》一文,因而留住了部分留学生,仍在战时极困苦的条件下,刻苦学习,给国家造就了一批有用之才。

4. 同年,吴稚晖、梁宇皋(留英、英国皇家律师 king's counsel)与蔡元培、李石曾、汪精卫、谭熙鸿等彻夜长谈,探讨中国落后,国民素质差之原因,“咸认唯一救国方法应对有志之青年,促其从事于高深学问之深究,使其沉浸于专门学识数十年,然后进入社会,其一言一行,必能引起社会之尊信,而后学风始可转变”。(见《吴稚晖全集》卷18)。这些都为他们以后走“教育救国”道路,发起声势浩大“留法勤工俭学运动”做为依据。

5. 1915年,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21条卖国条约,国内外华人呈现一片愤怒讨袁之声,留法学人当然不会没有反应。蔡元培、汪精卫、方君瑛(黄花岗72烈士方声洞之妹、同盟会暗杀团长)、谭仲逵、李圣章(李麟玉号,弘一大法师李叔同之侄,以后任北京中法大学校长)等集会,并致电伦敦之吴稚晖、巴黎之李石曾,共同组织“御侮会”声讨抗议,以凭己力,排除外侮侵略。

6. 同年,成立“世界社”。据《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》记载,该社是旅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民间文化团体。由吴敬恒、汪兆铭、李煜瀛、陈璧君、张人杰、褚民谊、谭熙鸿、蔡元培八人联名发起,成立于法国巴黎达卢街25号,设分社于上海平望街204号。该社以“传布正当人道,介绍真理之科学”为宗旨。“计划合旅欧教育事业与国内传布事

业为一体,而相与致力”以“促成教育之普及”。出版《世界杂志》和《近代世界 60 名人》等书,向国内及各地华侨介绍世界思潮,其社员曾代表中国参与各项国际文化教育会议,先后(创办)里昂中法大学、北平研究院、北平中法大学、北平天然博物馆、世界学校,以及在上海、日内瓦、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;后在上海还建筑了世界社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,另外还成立了中国农工银行,由前驻法代办、巴黎总领事齐致任总理。在中法文化交流及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运动中,世界社曾起过极重要作用。

据笔者所知,该机构权力很大,如中法退赔庚款及有关中法“关余”的教育基金,均委托该社管理,且有权支配。本文所提的“辛亥旅法元老”,就是以此八位“世界社”的创始人作为骨干。

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褚民谊早期的情况,及他和这些元老们的关系。褚民谊(1884—1946),浙江湖州南浔镇人。1903 年赴日留学,习政经科。25 岁随同乡张静江赴法,过新加坡时,加入同盟会。抵法佐吴稚晖等办杂志。武昌起义后返国,孙先生卸总统职后褚再度赴法,搞勤工俭学运动,创办世界社及华法教育会等。1920 年,与李石曾、吴稚晖创建里昂中法大学,任副校长(首任校长吴稚晖),同时又入史太士堡大学攻医药学,于 1924 年得博士学位及药学士学位。北伐前他担任过广州大学校长、北伐军军医总监等职。

他与张静江是乡里,自幼总角交。他一表人才,多才多艺,有点像《水浒》中的高球,但性情和顺,无衙内气。